



经典2童话

凤凰与魔毯

The Phoenix and the Carpet



教育了几代人的世界经典童书

英/伊迪丝·内斯比特/著
刘丽宁/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凤凰与魔毯

◎ (英) 伊迪斯·内斯比特/著
刘丽宁/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凰与魔毯 / (英)内斯比特著;刘丽宁译. -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6.1

(金海豚经典译丛)

ISBN 7-80699-527-7

I. 凤... II. ①内...②刘... III. 童话-英国-现代 IV. I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5619 号

责任编辑:路 嵩

装帧设计:天下图文工作室

凤凰与魔毯

(英)伊迪斯·内斯比特 著
刘丽宁 译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动力区文政街6号
邮政编码:150040 电话:0451-82159787
E-mail:hrbcbs@yeah.net
网址:www.hrbcb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黑龙江省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42 插图 70 幅 字数 90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99-527-7/I·159
定价:76.80 元(全 6 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451-8212929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

目 录



第一章 魔蛋 / 1-18

这个故事差不多发生在11月的第五天。罗伯特心中有一丝疑惑，我想可能是因为盖福克斯庆典待放的烟花的质量问题……

第二章 无顶塔 / 19-38

孩子们在他们自己的儿童室里，看见了壁炉火焰中的被孵出的凤凰，并从它那儿得知，在他们自己儿童室地板上的地毯确实是魔毯……

第三章 厨师女王 / 39-59

在星期六的那一天，孩子们乘着魔毯进行了他们第一次光荣的旅行。除非你太小一点都不会看，否则你会知道第二天将是星期天……

第四章 两个集市 / 60-79

妈妈是真正伟大的、亲爱的妈妈。当你生病时，她是美丽的、可爱的、善良的，并且总是温和的……

第五章 神殿 / 80-101

“我希望我们能找到凤凰，”珍妮说道，“比起魔毯来，它做伙伴会更好些。”……

第六章 行善 / 102-118

“可是整整一周我们不能去任何地方。”罗伯特说道。

“那我可真高兴。”没料到珍妮却这么说。

“高兴？”西里尔说，“高兴什么？”……

第七章 波斯的猫 / 119-135

当你听见四个孩子发觉他们身在瓦特鲁车站十分孤独而且还没有人接他们时，这种情形可能会使你认为他们的父母既不善良也不小心……

第八章 猫，母牛和窃贼 / 136-152

儿童室里装满了魔毯带来的波斯猫和麝鼠。这些猫在喵喵地叫着，而那些麝鼠也发出吱吱的叫……

第九章 窃贼的新娘 / 153-169

那天早晨，在经历了波斯猫、麝鼠、普通的母牛和不平凡的窃贼的冒险之后，所有的孩子都一直睡到十点钟。然后，只是西里尔醒了，但他照顾着其他的……

第十章 魔毯上的洞 / 170-186

珍妮吃完饭就唱起了这支简单的歌曲，而凤凰听着听着流下了深切同情、水晶般的泪水

“多么美好啊！”它说道，“能得到子女的爱。”……

第十一章 结局的开始 / 187-202

“那好吧，我必须要说一下，”妈妈说，看着铺在儿童室地板上的魔毯，那上面全都是织的、补的和用美国油布加的衬里，“我必须说，我一生从来没买过像那块地毯一样的吃亏的东西。”……

第十二章 结局的结尾 / 203-219

“鸡蛋、烤面包、茶、牛奶、茶杯和糖、鸡蛋匙、小刀、奶油——我想，就这些了。”安西娅说话的时候，把最后的东西放到妈妈的早餐盘里，小心地向楼上去了……



第一章 魔蛋

这个故事差不多发生在11月的第五天。罗伯特心中有一丝疑惑，我想可能是因为盖福克斯庆典待放的烟花的质量问题。

“这些烟花很便宜，”这话究竟是谁说的，我想，是罗伯特，“假如那天夜晚烟花不好用呢？那岂不是让那些普罗斯的孩子们偷着乐了吗？”

“我买的那些烟花是好的，”珍妮说，“我知道这些烟花的质量是好的，因为商店里的那人说这些值三联营的钱呢。”

“我肯定‘三联营’是不符合语法规则的。”安西娅说道。“当然这不会是语法错了，”西里尔说道，“单是一个单词不会是语法毛病，所以你不需要那么聪明。”

安西娅正绞尽脑汁要反击他，而这时，她想起这天的雨是多么的大呀，两个男孩没能实现那个到伦敦乘木马、回来时坐在电车顶上的愿望。他们该是多么失望啊。而那是他们的母亲作为奖赏答应他们的，因为整整六天他们一次都没忘记



从学校回家时，在垫子上擦干净他们的靴子。

所以安西娅只是说：“松鼠，你自己不要太聪明了。这些烟花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你们有八便士，就是今天没在码头交电车费。你们买更多的东西吧，八便士你们应该买一个非常可爱的旋转木马。”

“我想。”西里尔冷冷地说，“但不管怎样，这不是你的八便士。”“喂，注意！”罗伯特说，“现在，我们还是说说烟花的事吧。我们不想在隔壁的那些孩子面前丢丑，因为他们在星期天穿上绒布的衣服。他们就自以为美了。”“即便那绒布衣服是蓝色的，我也不想穿——反正我是劳格伦女士穿着黑色的衣服被新官。”安西娅轻蔑地说。

罗伯特还是坚持他的观点。罗伯特最大的特点就是固执己见。“我也应该把它们试验一下。”他说。“你这个小家伙。”西里尔说，“别像狐狸那样，它们可能用一次。”

“那广告中喀特尔的试验种子又是什么意思？”大家顿时一片寂静。接着，西里尔用手板着脸的面颊摇摇头。“这有点无聊。”他说，“关于可怜的罗伯特，我总是担心这个。你应该知道，你那脑子聪明，而你的教总是名列前茅。我有义务要说——”

“安静。”罗伯特痛苦地说，“你难道不明白吗？如果你把所有的都用了，那就不能叫试验种子了。你就要各处拿种子，如果那些长出来了，你才能相当肯定其余的也能生长——你你这是干什么来着？爸爸告诉我——‘与样品相符。’你认为我们不应该试验一下烟花吗？只是闭上我们的眼睛，并且每个人拽出一个烟花，然后进行试验。”

“但现在正下着倾盆大雨。”珍妮说，“而且女士安娜现在



去世了。”罗伯特应答着。没人有好心情。“我们不必出去作试验。只要把桌子往后挪，在我们用来作游戏的厨茶几上放烟花。我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但我认为该是我们做事的时候了，而且应该是确实有效率的。还有，我们不当当只是希望这些烟花能威慑住那些普罗斯人——我们应当明白。”

“是该做点事了。”西里尔无情打击地附和着。随后他们把桌子往后挪了。但一直在窗户附近，现在被翻过来的地毯上面的洞却显露出来，看起来挺难看的。于是，安西娅蹑着脚尖悄悄地溜出去，趁罗妮没看见，拿到了骰子并把它放在那个洞的上面。然后所有的烟花都被放到了桌子上。四个孩子都紧闭双眼，伸出手来抓东西了。罗伯特摸到了一个鞭炮，西里尔和安西娅各抓到罗马焰火筒，而珍妮的脏手摸到了所有烟花中最珍贵的东西——玩偶盒，价值两先令。四人当中至少有一个人，我就不说是哪个了，后来感到不该说珍妮是故意这样做的。大家都不高兴。严格地说，四个孩子对哪怕是稍有一点点的不良行为都会非常反感。他们有一个法律，就像米提亚人和波斯人一样，是不可改变的。那就是每个人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像投掷钱币或抓签什么的，一切均由机会决定，不管喜欢与否，事情就是这样定了。

“我不是故意的，”珍妮说着，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不在乎，我要再抓一次——”

“你完全知道你不可能再抓了。”西里尔怨恨地说道，“就这么定了，这就像米提亚人和波斯人的法律一样，你已经这么做了，你就必须去遵守，而不幸的是我们也是一样。别介意，在第五天之前，你会有零花钱的。无论如何，我们要把玩偶盒放到最后用，尽我们最大的可能来回避它。”



就这样，爆竹和罗马焰火筒被点燃了，正像预料的那样，这些东西确实是物有所值的；但当轮到试验玩偶盒时，它只是坐在盘子上并且正像西里尔所说的在嘲笑他们。他们试着用纸、用火柴点燃它，之后，又尝试着用维苏威火山的导火线，这是从爸爸挂在大厅里第二档次的上衣衣袋里拿的。然后，安西娅溜到橱柜那儿，在楼梯底下存放的是笤帚和簸箕，还有玫瑰气味的打火机，闻起来是那么好，仿佛在松树林中一样。还有旧报纸，蜂蜡和松节油，那令人讨厌的又硬又黑的抹布是用来擦黄铜制品和家具的，此外，还有煤油灯用的煤油。她返回时带来一个小壶，要是装满了红葡萄酒，这壶就应该值七个便士了；但如果你很久以前都被吃光了，安西娅把煤油倒进这个壶里，进来后又把煤油倒到盘子上。就在这时，西里尔试着用第二十三根火柴点燃这玩偶盒。这玩偶盒没像正常那样燃起来，但有煤油就完全不同了，瞬间一道灼热的火苗突地蹿起，烧到了西里尔的眉毛。四个孩子还没来得及跳开，脸就被烧了。他们立刻向四个方向尽可能远地退去，退到墙边，火焰已从地板那儿蹿到天花板了。

“我的帽子！”西里尔微动地说，“安西娅，你这次可坏事儿子！”火苗在天花板下像在瑞德尔·哈格尔兹的小说《艾伦·卡特曼》那令人激动的故事中的火玫瑰一样蔓延开来。罗伯特和西里尔看到情况已迫在眉睫，他们把毯子的边儿翻起来，把它们踢到盘子上，火焰被隔绝了，火灭了。除了烟雾和那些已经变得很小的火星发出的难闻的气味，什么也没剩下。

所有的人都冲过去营救，煤油燃烧的火现在只剩下一堆被踩的地毯。这时，他们脚底下突然发出刺耳的劈劈啪啪的响声，这突如其来的声音使这些业余消防队员惊退回去。接



着又是一阵劈劈啪啪的声音，他移动了起来，好像有一只猫在里面蜷着似的。那个玩闹盒终于被点燃了，它在地毯里面疯狂地爆炸了。

罗伯特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冲向窗户并且打开了它，安西娅歇斯底里地叫着。珍妮突然哭起来，西里尔把桌子倒过来压在地毯堆的上面，但烟花继续响着，在桌子底下发出的砰砰的爆炸声和劈劈啪啪的声音响成一片。

紧接着，安西娅的号哭声引起了妈妈的注意。她冲了进来，片刻时间烟花灭了。之后，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孩子们站在那儿，互相望着对方的小肩膀，并用眼角瞄着妈妈那显得苍白的脸。

儿童室地毯被毁灭这个事实没引起什么惊奇，也没有任何人真的惊讶于谁能验证这次冒险的直接的结果。据说条条道路通罗马，这可能是真实的，但无论如何，在我小的时候，我十分肯定：许多道路通向床并在那里结束——或像你们所认为的那样。

其余的烟花被没收了。当爸爸看到后花园放烟花时，妈妈不高兴，可是他还是说：“好吧，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解决这事吗？我亲爱的。”

你看，爸爸已经忘记了孩子们丢脸的事了。他们的卧室朝着后花园，所以他们看到了最美丽的烟花，并羡慕爸爸放烟花的技巧。

第二天，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都被忘记了，孩子们也得到了原谅；儿童室不得不进行大清扫（像春季大扫除一样），而且天花板也必须粉刷。

妈妈出去了，就在第二天喝茶的时候，有个人带来了一卷



地毯。爸爸付了款，而妈妈却说：“如果这个地毯质量不好的话，你知道，我期待着你把它换一下。”那人回答道：“女士，没有掉线的地方。这是一个天赏。如果哪有掉线的，我就太抱歉了，我要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退货；但我们不能和女士作对，对吧，先生？”他的父亲使了个眼色走了。看儿童空床下的地毯，绝对任何地方都没有洞。当最后一折打开时，有个硬的而且声音更大的东西从地毯里沿着儿童空地板伸了出来，孩子们都爬过去够，西里尔得到了它。他把它拿到炉子旁，这是一个形状像蛋的东西，很黄而且闪着光，半透明，里面有种奇怪的光。你以不同方式举起它时，它会随之发生变化。它好像是一个有着像硝漠的火一样的蛋黄，透过外壳能显示出来。

“我可以保留它吗，妈妈？”西里尔问道。妈妈当然说不：他们必须把蛋送到这地毯的人那儿，因为她付了地毯钱，却没付这个有火一般蛋蛋的硬壳蛋的钱。

所以她告诉他们商店在哪里，它是在肯特蒂斯镇路，离被称为“公牛和门”的宾馆不远。这是一个简陋的小商店，那人正很熟练地在外面人行道上整理家具，目的是尽量不让破损的地方显露出来。他马上看到了孩子们并认出了他们，他立即开始说话，不给他们机会。“不，你们不能，”他大声地喊道，“我不是不想收退回的地毯，所以你们误解了。交易就是交易，这条地毯是完美无缺的。”

“我们不想让你把地毯收回去，”西里尔说道，“但我们在里面发现东西了。”

“那一定是在你们那里弄进去的，”那人说道，“因为我卖的时候里面什么都没有。它干净得就像口哨一样。”

“我从来没说过它不干净，”西里尔说道，“但——”



“噢，如果是蛀虫，”那人说道，“田螺是很容易消除的，但我希望要是有的话，也就是一只。我反复告诉你们这个地毯的质量是好的，当把它卖出时，没有蛀虫，就像一个蛋壳一样没有那么多蛀虫。”

“我们就是要说说蛋的事，”珍妮打断道，“就是有关蛋的事。”那人冲向孩子们并跺着脚，“走开，我说！”他喊道，“否则我要叫警察了！这可不是什么好事，让顾客听见你们到这来控告我，说在我卖的东西里找到什么了。嘿，在我把跳蚤塞进你们耳朵之前，滚！滚！警察——”

孩子们逃离了，他们思考着，他们的爸爸也在思考着，他们真是无可奈何了。而妈妈有她自己的想法。

爸爸说他们可以保留这个蛋。

“那人肯定不知道这个蛋就在他拿来的毯子里面，”他说，“他也不比你们妈妈知道得更多，对这个蛋，我们拥有跟他一样的权利。”

所以这个蛋被放到了壁炉台上，它使昏暗的儿童室顿时生辉。儿童室是昏暗的，因为它在地下室，从它的窗户朝外望去，那是一片石头地。有一个由熔渣组成的岩石庭院对着窗子，在岩石庭院中除了鸟群和蜗牛，没长什么东西。

这个房间在房屋代理商的单子上被描绘成“方便的地下早餐室”，在白天里，它相当暗，可在晚上就无关紧要了，因为到时汽灯也点亮了。也是在晚上，蟑螂很善于交际，它们习惯于从壁炉两侧的硬橱柜，也就是它们的家中爬出来，它们想同孩子们交朋友，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它们想要这样，但孩子们从来不想和它们交朋友。

11月的第五天，爸爸和妈妈去庭院了，孩子们都不快乐，



因为隔壁普罗罗斯人有许多烟花，而他们却没有。

他们甚至不被允许在花园点燃篝火。

“不要再玩火了，谢谢你们。”当他们去求爸爸时，这是他们对他们的答复。

当把小宝宝放到床上时，孩子们愁眉苦脸地拥坐在儿童室的火周围。

“烦死我了。”罗伯特说。

“让我们谈谈莎精吧。”安西娅说道，她通常都想换个轻松愉快的话题。

“说话有什么好的？”西里尔说，“我想要的是能发生点什么事，晚上不让我出去真是闷死人呢，你要是做完作业，简直就无所事事了。”

珍妮做完了最后的作业，啪地一声合上书。“我们享受一下回忆往事的快乐吧，”她说，“就想一想上次的假期吧。”

上次假期，确实提供了可回忆的事情——他们一直是在沙坑和碎石坑之间的一座乡下白房子中度过的。发生了奇怪的事情，孩子们发现了一个沙里梅德，或是称为沙仙，它能让他们拥有他们所希望的任何事情，极其准确，如果你想知道他们所希望的是什么样的事，以及他们的愿望是怎样实现的，你能在一本名为《5个孩子和一个沙精》的书中获知。如果你还未读过这本书的话，或许我该告诉你，那第五个孩子是小弟弟，他被称为小羊羔，因为他曾发出的第一声是“咩”。其他的孩子并不是特别漂亮，也不是极其聪明，更不是非常能干的，但总的说来，他们不是坏孩子那类的，事实上，他们相当像你（你们）。

“我不想要什么回忆中的快乐，”西里尔说，“我希望能发



生更多的事情。”

“的确，比起别的任何什么人，我们已经幸运得多了。”珍妮说，“唔，还没有别的什么人发现沙仙，我们本该是高兴的。”“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继续下去呢？”西里尔问道，“幸运，我的意思是，不是快乐，为什么这一切都终止了呢？”“可能要发生什么事，”安西娅悠闲地说道，“你知道，有时我想我们就是那种总是能碰到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人。”

“就像历史中那样，”珍妮说，“有些国王有很多有趣的事情，而其他的国王呢，除了出生、加冕及死后被埋藏，没发生过什么事；但有时，事情倒也不是那样。”

“我认为小黑豹说得对，”西里尔说，“我们就是那种能发生新鲜事的人，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事情就要发生了。如果我们要给这事一个推力的话，这事需要借助什么来启动，那是问题之所在。”

“我希望他们在学校教魔法，”珍妮叹着气，“我相信如果我们施一点魔法，就可能使某事得以发生。”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开始呢？”罗伯特环视着这个房间，褪了色的绿窗帘、或黄褐色的威尼斯遮阳帘、或地板上破旧的绿色油布，没有什么能使他得到启迪，即使新地毯也没能使他联想起什么事来，尽管地毯的图案很奇妙。可总是看起来有什么事要迫使人们想起什么似的。

“我完全可以立刻就开始的，”安西娅说，“关于这种情形我已经读了很多，但我认为圣经中这样是错误的。”“这只是在圣经中错了，因为有些人想要伤害其他人，我不明白事情怎么能是错误的，除非他们伤害什么人，而我们不想伤害任何人。况且，假设一下我们想伤害人的事，那都是完全不可能



的。让我们把那本《开果尔斯比传说》找来吧，书中有关于咒语的事。”西里尔打着哈欠说，“我们还可以玩魔法，让我做十字架救护团骑士吧。他们的魔法是极其了不起的，他们常常使用咒语，或用一只羊或熟来施法求，爸爸是这样说的。”

“那么，好啦，”罗伯特不客气地说，“你完全适合扮演山羊，而珍妮知道如何当一只鸡。”

“我要拿到《开果尔斯比传说》，”安西娅急躁地说，“你们把地毯翻过来。”所以他们在油毡上找着奇怪的图案，炉前的地毯使这油毡保持得很干净。他们用粉笔查那些图案，粉笔是罗伯特从学校数学教师的桌上捡的折断的粉笔头。当然，你知道，要拿一根新的粉笔那是一种偷窃行为。断了的粉笔，只要才拿了一个，不算是错误（我不知道这规则的原因，也不知是谁制定的）。他们唱着所有他们能想到的最忧郁的歌，然而什么事情自然也没有发生。于是安西娅说：“我肯定魔法应当是由芳香味木头促成的，其中还有魔树胶和香料之类的东西。”

“除了雪松，我不知道任何香味木头，”罗伯特说，“但我有一些雪松铅笔头。”

就这样他们烧起了铅笔头，可还是没发生什么。“我们感冒了，让我们烧烧桉树油吧。”安西娅说道。

他们这样做了，味道肯定是很刺鼻的。他们又烧了大箱子里的樟脑块，它很明亮，产生了很大的烟雾。看起来很像魔术，但仍然没发生什么事。接着他们在厨房食具抽屉拿了一些茶盘盖布，在魔法般的粉笔所描绘的痕迹上挥舞着并唱着伯利恒莫拉维那教的修女替美诗，那是很感人的，但还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他们挥舞得越来越狂，罗伯特的茶盘



盖布在甩着的时候碰到了那只金蛋，金蛋从壁炉台上掉下来，滚进炉箅下面。

“噢，哎呀！”不止一个人惊叫道。每个人都立即平趴在壁炉的前面，往炉箅下探望。那只蛋躺在那里，在一窝热灰里閃耀着。

“不管怎样，它没碎。”罗伯特说道，他把手伸到炉箅下面，想捡起来那只蛋；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这只蛋比任何人所想像的要热得多。随着“啪”的一声，罗伯特把蛋扔了下去。那只蛋落在壁炉棚的顶上，正好弹到了灼热火红的火中央，“火钳！”安西娅喊道；但是，哎呀，没人知道火钳放在哪里了。每个人都忘记了最后用火钳在盛水的大桶桶底捞取过姓姓的茶壶，那是小卡杰扔进去的。所以儿童室的火钳应该是放置在大水桶和垃圾箱之间，可是，研娘折地借给他们厨房的钳子。

“不要紧，”罗伯特说，“我们用拨火棒和铁铲来处理这事。”

“噢，停，”安西娅喊道，“看它呀，看！看！看呀！我认为的确要发生什么事啦。”

由于蛋现在是火热的，在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动，接下来，有一个轻轻的破裂声，蛋分裂成两半，一个火色的鸟露了出来。它在火焰中停留片刻，就在它停留在那儿的时候，四个孩子眼睁睁地看着它越来越大。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凝视着。

那只鸟在它的火窝里升了起来，伸展着双翅飞进了房间。它一圈一圈又一圈地飞着，它所经过的空气都变得暖暖和和的。然后它栖息在炉栅上。